通考

自六十八至七十二

十四

412
100
14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京校刊

郊社考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稷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註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

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
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
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
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
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
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
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議以爲惟
郊是祭天帝者宗廟之殺祭郊卽圜丘圜丘卽郊以所在
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
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卽圜丘也郊
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
以圜丘在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
註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
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
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
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於
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
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
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
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
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
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
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
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之而
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

爲兩祀舉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音穿鑿展轉枝蔓何
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三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
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
之義也抗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
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
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
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
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
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
作通典惑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
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
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
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

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
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嘆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
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
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帝於郊之上於是
意帝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
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
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
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
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
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
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註二
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

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
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
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
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鄭氏也愚
嘗著漢不郊祀論見所敘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正音征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
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
用犢貴誠也騂息營反○尚赤者周人尚赤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曰玄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爲始也顓

頊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日據周郊而云郷之始辛據魯禮也言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於冬至之月始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楊氏曰郊祭言迎長日之至也下文郊之用辛日也二說皆取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日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以冬至郊天也董仲舒劉向取陽新用事故用辛日漢之大儒又在鄭氏之前鄭氏不從其言必以迎長日爲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月圜丘與郊爲兩事周既以冬至祭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非周之始郊乃魯郊也夫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郊爲魯豈不謬哉○又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咸云祭天以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圜丘則用又至之日據禮記日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如鄭註云用辛日也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是亦不用冬至日須用辛日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疏曰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又道鄉爲田燭已勞矣又本亦作汎埽素報反○喻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埽反道者氾埽廣埽也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六鄉也六遂之民各於其鄉爲田燭者鄉謂郊內

而民聽上　疏曰弗命下至此並非有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

祭之日王

被衮以象天 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楊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郊王立于澤于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衮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酌註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曾子之矣況可以稱王乎禮也聖人嘗數之矣況可以稱王乎○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旒日總結上王被衮冕以下之事言天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曰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本其本反始者反其初謂之反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蓋所以報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布禪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鐘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衮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

素車建大旂則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後○疏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和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蹔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註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爲信攷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卽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爲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氏月令註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爲一說此鄭氏一人之詖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不以爲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見鄙闇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爲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爲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于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在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事爲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註家巫蠱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

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注見祀天牲牢條下）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裘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衮以臨燔柴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穆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閫昧故重本尊始之義也）

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之所祭于四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和而致）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木為雨金為陽火為風水為寒土為晦風雨寒暑和而庶徵得序也五行澳水為寒土為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方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脅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脅其義其器犧鬱疏布幕樽枹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沿王巡省牲饋奉國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可知矣其藉蒲越藁秸記曰莞簟之安藁秸之尚其樂歌黃鐘大蔟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輅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衮冕其犆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亓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祀之禮居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淮此則圜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占法見君則主侍人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

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廊密上下之四畤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畤以祠五帝亓泰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辟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

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曰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必象其類璧圜象天○植音值○疏曰易云天玄而地黃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此以玉禮神當燔柴之節也○楊氏曰天皇大帝亦出於星史在六經無所見 牲幣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疏曰按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春官宗伯○楊氏曰大宰註云玉幣所以禮神疏引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註疏又云爲證謂王親自執玉幣奠于神座以禮神也大宗伯註疏云牲非禮神之幣乃酬尸之幣是禮神酬尸各有幣也然經但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註疏又別而爲二恐未必然也○又按通典云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幣用繒長丈八尺通典之說蓋取鄭玄註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以上禮天玉幣

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又禮器曰祭天特牲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王制○又國語楚語曰郊禘不過繭栗 ○郊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國語周語 ○陽祀用騂牲毛之騂私營反○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地官牧人○又祭法曰用騂犢楊氏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騂犢其色不同故以蒼璧蒼犢爲祀昊天圜丘所用以騂犢爲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玄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今不備載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爲大赤故周爲赤色用騂犢又如夏用玄牲殷用白牲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犢爲疑若鄭分圜丘與郊爲二則諸儒辨之明矣 ○郊血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爲始宗廟以裸地爲始社稷以血爲始小祀馨香爲始此云郊血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解郊血義血氣也夫肉食有味味者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郊特牲又禮器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熟此云郊血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脊是郊祭天有熟也有熟則有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有先設血後設腥與熟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疏曰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

矣爲稷牛者爲犆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疏曰此覆上文中所搜除處搜所流反○疏曰此覆上文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唯具滌音迪○滌牢中所搜除處搜所流反○疏曰此覆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郊特牲○此上記天之牲

酒正辨五齊曰沉齊醴盎齊緹齊沈齊凡芳劒反齊才細反○沉者成而滓沈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相將盎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其象類則然古之法或未可盡聞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酌賤之人亦於祭末群臣陪位不行事者飲之昔酒久釀乃熟故名昔酒酌無事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同酌故酌清以自酢事酒春成以冀之釀酒況之昔酒久乃成冬釀接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冬釀接夏成五齊三酒俱用秋稻麴糵但一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醍酒其色黑黍爲之與此別○陳氏曰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浮乎上終則盎然而浮乎上又次則有酒浮乎上終則泛泛然酒之體中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今之曙久白酒所謂醽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大祭三貳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玄謂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疏曰大祭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晝布冪六尊舜是宗廟之祭用六尊即知此疏布冪六尊舜是宗廟之祭用六尊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有秬鬯以明義也存之又王如字撢章善反又市戰反○疏曰天地亦用疏布冪六尊舜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也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犧尊疏布冪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爲犧牛撢拘者撢白理木爲其拘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拘○禮器○有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犧鄭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犧尊疏布冪著尊大尊山尊其揚氏曰周禮司尊彝有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鄭司農云三貳三益也天地八尊尊用疏布冪著尊大尊山尊其鬱各兩相對則十二尊也天地八尊尊用疏布冪著尊大尊山尊其不知所用何尊禮器言犧尊疏布冪著尊大尊山尊其鬱疏布冪撢拘則知祭天八尊尊用疏布冪著尊大尊山尊其犧尊以疏布爲冪以撢木爲拘也犆人掌共秬犆而飾之秬犆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曰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註云不和鬱者也○春官天子親耕粢盛秬

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疏曰凡常居下莞帝○表記○巳上祀天酒齊粢盛

蒲越藁鞂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明之也○莞音官徐音丸簟大點反越音活藁古老反鞂簡八反○蒲越藁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席蒲越爲鞂藉之尚也今禮及隋禮藁鞂爲祭天席蒲蒲

越爲配帝席○器用陶匏陶謂瓦器謂酒罇及豆簋之屬故周
禮旅人爲簋匏謂酒罇○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疏曰
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
泰尊疏云于豆于登註云木曰豆瓦曰登
是用薦物也匏酌懽酒故
以瓦爵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
匏爿爲之○卬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
時卬五鄭反盛音成○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于
登薦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薦
當于豆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
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
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
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
祀天有木豆矣○鼎聖人亨以享上帝易鼎卦○巳
四圭有邸以祀天邸丁禮反又音帝○鄭司農云中央爲璧圭
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者直略反○疏曰司農云於中央爲璧謂用一大玉琮出中央
無文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廂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
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備成也云
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
兩釋之也○楊氏曰四圭有邸以祀天也玉人之事其玉也典瑞所
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官玉

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鄭云中央爲璧圭者其四面一玉俱
成又云圭末四出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
計爲尺二寸末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傑
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別有尺二寸仍未審以璧爲邸
邸徑幾許禮既無文不可強記也○江都集禮徐乾議曰周禮
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蒼璧禮天兩玉不同而並云祀
天是有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
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施楊氏曰徐邈植璧秉圭之言若足以
破註疏二天之說或者又
圭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
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
象用故於蒼璧言禮於四
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
與徐邈不同姑兩存之○已上係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玄謂書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
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
章之是也希讀爲絺或作
月星辰畫於旌旃所謂三
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
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
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
其人所仰龍取其所變化
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宗
前代則虞時有雉彝虎彝
虎彝可知藻水草取其有文火取其明粉

交

朱取其染亦取養人繡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亦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繡者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局同云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司服○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亓質疏曰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又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鞠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無裳同色亦是無文采○元豐間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禮記王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裘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大裘裘衮則衮衣楊氏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玄衣無文采鄭氏又謂有虞氏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是愚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衮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獨不然乎郊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藁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璋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則天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謂以

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用其說始有誤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繡藏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文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冕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以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于周天子卿士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服之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組繡登於裳辰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餘見祀地禮及祭物篇祭服條○戴冕璪十有二旒音及

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不厭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酒用罰爵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謂以

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禾反○郊特牲○巳上王祀天裘冕

十二○過音古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鍚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疏曰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春官巾車○春官司常日月爲常王建太常疏曰乘玉路則建太常○夏官節服氏衮冕六服衮冕者從王服也維○大馭掌馭玉路詳見王禮攷車旗條人維之王之太常註曰服衮以纓○註疏並詳

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軷蒲末反祝之古反

○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險難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疏險難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疏

曰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較之事云犯較者出國門卦土爲山象鄗註月令祀行之禮爲軟壇厚三十寸廣五尺此道祭亦當然云菩芻棘栢爲神主謂於三者之中但取用其中之〇乘素車一以爲神主則可也〇夏官其詳見祭物篇車旗條〇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

素車殷輅也設日月畫於旂上〇疏曰乘殷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爲章而設日月象天也〇郊特牲〇禮器大路繁纓一就疏曰殷冑質以木爲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纓一就疏曰殷冑質以木爲車無織之曰鞹馬亦少飾止一就也〇繁纓一就就成也言五色帀曰就馬亦少飾止一就也〇繁纓一就就成也言五色帀曰就一成車既樸素故器大路素而越席疏曰大路也繁纓謂馬腹帶也繒染絲而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〇越席疏曰路訓大也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禮以玉路爲大路越席揚氏曰左傳註疏與禮器巾車一曰玉輅以祀郊特牲註疏不同姑兩存之〇又按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節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禮器疏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節以金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〇已上王祀天之車旗

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〇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〇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〇疏曰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圜丘祭之也〇春官〇註疏詳見祭物樂條〇陳襄奏議曰夫祀天必以冬至日以其陽氣來復于下故宮用夾鍾于圜丘祭之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之數也

〇鼓人以雷鼓鼓神祀〇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〇地官〇已上祀天之樂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興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誓戒重失禮也其所當共脩掃糞灑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執事宗伯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卜〇散西但反齊側皆反〇天官〇春官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日註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太卜之等而已此大宗伯土祭祀之事故云諸有事於祭者也〇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註曰宿先卜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爲期則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也

〇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與之執當禮書協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也〇小史大祭祀讀禮法疏曰戒謂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也〇疏曰大史云禮書即此禮法也春官〇大

宗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疏曰大號神號太祝是事神之人知所詔是詔太祝爲祝版之辭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春官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也揚氏曰前期十日乃散齊之初此齊車金路也前期十日乃散齊之初此齊右前齊車謂齊時所乘金路也前齊車立於馬前備驚奔而乘路此謂齊時所服之服及所乘之路也又荀子曰端衣玄裳冕○夏官

有玄端司服○齊則綪結佩而爵韋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齊服玄端○疏曰齊則綪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王之人非惟世子綪結佩紕屈也詔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爲韠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王藻

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曰齊謂散齊致齊官膳夫○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易常處也

日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必遷坐朱子註

食王○王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天官

○罔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租芻給沈浴○疏曰鄭知王齊以罔爲洗浴以其罔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春官

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吉之退而卜○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是也

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尊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卜之是事事宜就親近之也○

之義也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戒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爲射在于澤宮射以擇賢者爲助祭之人鄭註云鄉射註云鬻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中又使有司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澤宮中又親聽受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命重相申敕也庫門王自澤宮而還以誓者告祖作龜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爲王之親也王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敕也○

郊特牲

祀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眡音視○疏曰及猶至也謂致祭前日大宰眡滌濯按小宗伯

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大宰尊親往視之○宰夫肆師同
親眡滌濯大宰尊親往視之○宰夫肆師同○大宗伯涖玉
玉禮神小宗伯省牲察其不如法○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聲音
之玉也○疏曰謂展省聽
玄○疏曰謂其完否善惡
之知其完否善惡
祀之日祀之日圭玉牲犢酒齊祭○雞人夜嘑旦以嘑百官嘑火
吳反嘑古弔反○呼旦以火告時也○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
警起百官使風興○春官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書銳反舍
鈴以和之聲旦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書銳反舍
警衆○春官車也○出路
王當乘之贊駕說贊
王皮弁以聽祭報報猶白也風興朝服
佯興興促馬也○春官○王皮弁以聽祭報報猶白也風興朝服
復而行事也○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時薦陳之晚早備
復而行事也○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時薦陳之晚早備
謂之饌具也○春
官○郊特牲
官○大祝大禋祀逆牲春官○大祝大禋祀逆牲
禋祭之晨既殺以○大宗伯省牲鑊省息井反鑊戶郭反○鑊
授亨人○天官
牲之鑊○燔柴於泰壇燔音煩○疏曰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王幣及牲置柴上燔之使
○春官
氣達於天也○祭法○元豐元年九月陳襄等言陽祀自煙始陰祀自血始然則升煙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神
祀自血始然則升煙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神
祇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燔瘞之然後為禮
之終故儀禮謂祭天燔柴祭地瘞牲而鄭氏以為祭禮終矣備

矣先儒有謂於燔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經見而又未薦
神遷已燔瘞之則是備於先也至後世知燔瘞牲幣
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後
終之禮○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說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
備從之○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說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
此周法也○禮器○楊氏曰禮
器曰禮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於泰壇之上而已後世正祭在壇上從祀神
在泰壇也特燔柴於泰壇之
位又衆於是壇有四成三成
為三遺以嚴內外之限則非
古矣○小臣大祭祀沃王盥盥音
管○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廟
皆是王將獻乃先盥手洗爵乃酌
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儀使白言請先詣罍洗後莫玉幣從之○大宗伯奉王
洗之祭文奉之○春官
○郊血禮器疏曰郊則先設
之時薦于尸坐之前
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玉幣爵尚
官○小宰贊玉幣爵疏曰大
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
置蒼璧於神座次則以豆薦
惟人道宗廟有稞天地大神
獻也故鄭註周禮云大事于
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
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
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

為四獻也大尸食之迄王酌朝踐之迄齊以獻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按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體為尊器醍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醍齊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通典以其賓長是齊平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所謂朝踐是也曰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亦為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所謂饋獻也通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文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亞獻尸所謂饋獻也通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酌盎齊一成文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亞獻尸所謂饋獻也通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前凡四尸乃食訖王更酌醍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小宗伯逆齎其法如祭之禮畢獻之後逆盥受饋人之盛以入○春官○大宗伯奉齎盛疏曰齎謂黍稷天地宗伯奉牛牲奉牷俱進也○疏曰按國語郊之事有全脅若然則郊祀牲皆正祭獻爵之時亦他但周通典之說可見大略不必世世祀天神祭地祇亭宗廟通用三獻之禮恐未為正嘗聞富弼公家祭用三獻程子謂之曰禮有九變公上公之家三獻大薄夫大臣用三獻之禮以享其祖考君子循謂其大薄況人主朝夕祀天之大禮而只用三獻可乎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太祝辨六號一曰神號凡大禋祀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也

月之氣執之號祝明此主黍也○春人主舂官陳氏曰神號如曰昊天上帝是也○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秉陰竅於此川言覆施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古祝辭則云嗣上某或曰某一人某王者謂告之辭也維某年某月上日年謂大歲所在月正月也○大戴禮記公符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羽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猶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帝徧也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降其甘雨風調時順納夏者亦以其有時生民詩序言尊祖配天而宋儒辨其不然說見祀地禮○大祝既祭

今徹疏曰祭記太祝命徹祭器○春官○楊氏曰周禮以徹祭爲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矣況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今徹於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辭樂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王肅駁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有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統乎天者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

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祀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

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

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天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春太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皞冬顓頊魏相曰太昊炎帝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中央黃帝乘離執衡司夏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權秋陰升陽氣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微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

秋傳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然則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陽氣發也以秋而收冬藏其發也以秋而收冬藏其實也祝融於夏其氣祝融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玄體以冬而黃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

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爲正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識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

如之故諸儒附此說

又曰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

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爲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楊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則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

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流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又皆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爲甚且鄭於此章註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爲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爲二以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

爲一而併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昊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爲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也心隨感而應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右諸儒言祀天祀帝之辨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威靈仰以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冬至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孫宣公疏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

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爲祭天其一爲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享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

楊氏曰愚按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爲信可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以經攷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爲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曜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詳見九祭本篇右諸儒言古天子一歲祭天之數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

晉大興中大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共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顯據疑非吾聖掃地之意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亨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蓋必是天子躬親

行事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者祭只看
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
看
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
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乖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
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
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
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
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
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非
類于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
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
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
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
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
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
然也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
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
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
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
也

右諸儒言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
裘也從車從尸送逆之往來○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氏亦
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迎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

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曰愚按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爲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爲詳初無董伯爲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送逆尸從車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爾雅云非人之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註冬至祭天圜丘所祀天皇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放其氣之色象天色也）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既服亦然以天質故王大裘而冕無旒也周禮郊祀二人裘冕送尸則冕亦無旒也）乘玉輅鍚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及鬲祫臨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蒿藉神席（所謂蒲越藁秸蒙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言鄭玄以爲禘大於郊尊於稷故註大宗伯言圜丘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

徵姑洗爲羽黃鐘鼓黃鐘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子之半陽氣之中故謂之黃鍾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爲宮用聲類求之黃鍾鼓八面鼓孤竹竹特性者雲和山名也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謂郊祭天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春秋緯云答則靈威仰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王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因以祈穀郊祀后稷以所稷以所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爲遠郊五十里爲近郊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黃琮其配帝牲亦騂犢即稷牛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鐘大呂之聲爲均也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用辛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音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

五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配祭以太皞迎氣如迎春東郊以太皞伏羲時配坐是也夏以炎帝祀靈威仰於南郊季夏以黃帝祀含樞紐於中央秋以少昊祀白招拒於西郊冬以顓頊祀叶光紀於北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爲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圜而方之圜丘也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爲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曰圜丘皆象天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方壇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禮神者以象其類珪銳象春物生也半珪曰璋璧曰瑞象冬閉藏也地上無物惟見半天耳牲用犢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帝同即大司樂祀天神之樂也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比音毘志反其日王乃致齊於路寢之室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

呼晨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王輅建太常
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
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所謂鄉爲田燭恐王向郊之早
也又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
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帳也大帳初往所止居也小帳
朝及閤雖有强力就能支之處祭退後與諸侯代有事焉掌次張氈案設皇邸謂於次中
是以退後與諸侯代有事焉掌次張氈案設皇邸謂於次中
後設板屏風其上綴鳥羽象鳥羽象翼也
鳳凰色以覆之以爲飾是也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
北大司樂奏圜鐘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鐘以下之
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牲體王帛王親牽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天
禮有云及納亨燔燎王牲事鄭玄云納亨牲將告殺謂祭
之昊也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次則
實牲體王帛而燔之謂以周人尚臭烟氣之臭聞者
之禋祀所以報陽也韓詩外傳曰天
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衮而升丘也王
反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
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就坐時尸前
夾鐘爲宮耳重古之薦鄭玄註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器云郊血大饗腥
之以玉而祀之禮王乃以匏
片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爲朝踐之獻鄭玄註司尊彝云唯有事于太
廟備五齊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爲圜丘明用五齊餘感帝
迎氣神州等並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瓚而用陶匏
者物無以稱天之德五齊五齊之中泛齊味尤濁重古貴質
故但取天地之性故於大祭用之餘見祭天酒齊條
下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故有九也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
以其莫可稱焉者也故七獻而已又按郊丘禮闕無文以書
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陳酒齊鄭玄及鄭眾皆以爲宗廟之禮
者物無以稱天之德今約司尊彝酌獻五齊之次以爲說○詳見祀天終始之序
條下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
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說曰郊丘之說
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則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
塗宗王子雍者以爲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實
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北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
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

位有圜丘泰壇之異用樂則黃鐘圜鐘有差牲乃騂蒼色珠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叶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

按古者郊天之禮其制度品節參見於經傳諸書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義數儀文而未備而其他之載於二禮諸書者多通言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見於百官之職掌（如玉人典瑞只說禮神之玉酒人只說酒齊典路只說車輅司服只說祭服之類）或錯見於禮經之總論（如禮運禮器郊特牲祭法等篇所言祭祀或通說天神地祇人鬼之類）披紛散軼未有能會通其綱目之詳次第其始終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敘致頗有條理然禮經簡略杜氏所敘多以註疏之意補之而註疏之說乖異多端蓋經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鄭康成以為有六天王子雍以為天一而已二家之說於天之名義尚復差異如此則其所言禮文之節奏以補正經之所未備者果可盡信乎王鄭俱生於去聖千載之後各以其學臆為之說然王說正大鄭說穿鑿先儒嘗備言之矣通典蓋一遵鄭註而又不敢廢王說者也是以論其事於本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始蒐輯經傳之散漫者而會通之而祀天之禮物樂舞與其行事始終之序可以槩見辨析諸儒議論之同異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稱祀數之多寡從祀尸主之有無可以理推詞義正大訂核精深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註疏之說攙補亦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

通暢易看故以楊氏祭禮及所採諸儒辨正議論具列于先而復採
云

郊社考 郊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大路殷之祭天車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旗畫日月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固爲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十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氏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

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十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十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下辛十三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十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則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爲建子之月季夏爲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爲建寅之月迎長日爲建卯之月晝夜分而日長以日至爲魯禮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上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始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爲建子乎孟春爲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爲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又之强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

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月建正爲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爲證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先有事於類宮告后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告告也類宮郊之別名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者將穫也魯以周公之故）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

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非禮也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

天牲故以本牛易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爲祭祭泰山河海（趙伯循曰公穀云四卜非禮四則不時左氏公穀皆云誠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改穫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十之變也謂主一月取三月時足以充其天性於穫之滌者取其蕩滌清三牢名所以降穫專帝之滌者唯具是視視其中而已不特養于滌宮）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云五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纂例曰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五月不時也傳氏曰予早年嘗怪鼷鼠食郊牛改死上
元二年四卜郊於魯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
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繭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
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觡角而知傷展
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
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成十七年　郊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啓四年嘗五卜强也成十年五卜免牲者吉
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
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吉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
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牲而傷之曰牛未牲而傷之曰
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
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
牲矣故不敢擅放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
上甲始庖牲然後左右之庖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
牲故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之子之所言者
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歟）
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
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

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曰上宰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子弟述穀梁子自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所以重其事後言其變妨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

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之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橫渠張氏曰杞宋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變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

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變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吉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信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虐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

之占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既僭天子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十五十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不占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占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十四十五十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董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過賜之事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

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始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哀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耻魯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及之義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穎謂三傳所議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爲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爲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爲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爲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爲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爲成王之

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勳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爲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況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勳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爲成王念周公之勳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往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爲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若弱臣強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

禮樂於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穆罍之祀元未嘗廢無假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祀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　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犢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罍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寧爺不戢遂至斬關作僭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釁之也　左傳定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註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營辭荀偃士匄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幷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大呂陰吕律之始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其雜祠隋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春以駟駒秋以黄駹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時駒四疋每時用駒四疋而春秋異色　木禽龍一駟木也駟亦四龍　木禽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黄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上宿上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狀若井桔槹其法類爝火也狀如流星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逢大火○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爲之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

時經焚書坑儒後史無典禮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拜謁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居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今在秦州上封縣西南九十里）自以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十居之而卜居之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鄜屬馮翊班固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十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索隱曰百當爲白牢君西祠少皞牲尚白牢諸侯也雖奢侈僭祭郊不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密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岐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祀黃帝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畤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索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畤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又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西時畤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被

具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百賢左咸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于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冀也）禮官議毋諱以朕勞（無諱以朕爲勞自言不以爲勞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文採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帝廟（見五帝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上帝于渭陽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曰一大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鹿屬也形似鹿而大有四角有肉無骨）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成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

屬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同
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
埒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
所用如雒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麋牛以爲俎豆牢
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腶食羣神從者及
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蕝在鹿中
鹿中木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蕝特太一祝宰則衣紫
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朝旦冬至昧爽
物音忽未明之時也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
如雒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
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
且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
壹玉嘉牲薦爲饗是夜有美光及晝晝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
以明應合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豈
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
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爲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
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
俱歌昏祠至明夜半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
竹宮遙拜以竹爲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顥五　玄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門十一
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華燁燁十五
朝隴首十七
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拜而祠之加祝詞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燿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讀曰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鎮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即鎮星言天以德星報于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
天馬十元狩元年馬生渥洼水中而作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后皇十四
五神十六
象載瑜十八

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而以木禹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禹馬代駒他禮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自大將軍霍光輔政上不豫已前而非宗廟之祭出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飭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黃龍翱翔集止于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薦享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上幸雍祠五時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朝匈奴單于于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
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惠時所
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
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
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
因其所都而各嚮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
泰畤祭於宮南今常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

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阮陝且百
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
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
難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
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嚮
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
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
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
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
地也北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
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
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

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是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黃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靈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秸其器陶匏（槀音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廟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述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異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安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迺者徙泰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漢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萬騎今移祀於南北郊故無供張繇役也）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並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來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寶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

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
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言家人尚不
欲絕種祠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
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
奉此三神禮敬敷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
動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
者承事天地交接太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
始建上下之祠營泰時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
享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
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
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
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
善順祀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

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隣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
猶不蒙祐德修舊薄古必大賚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
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祠財不贍車輿臣役雖動而
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
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
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始可畧
知前上甘泉先畤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
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
子震電災臨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
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

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
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上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楊雄待詔承明
之殿承明殿在未央門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
泰離宮既奉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
旁皇儲胥弩陰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游觀屈
奇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
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
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
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儼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
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

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御
虙妃以徵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時
四年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
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
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
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
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始繼體之君不宜改作
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
而禮祠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偏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上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太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太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遂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太一祠於甘泉二歲一

更立也

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求始元年三月以來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絞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宋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奔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墜古地字也)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地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也天地合精夫婦

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
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
共牢牲用太牢（太牢牛角如繭及栗小也）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矣天地用牲一犢燔燎瘞埋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角有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位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地祇皆出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

后君也方常也

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群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畤三歲一辨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帷帳惟高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望見長安城皇帝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宴

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黃屋乘六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略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敘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註可見而三歲郊見於雍時其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録以廣異聞

西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時其四時秦所建北畤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是後凡三歲一郊渭陽五帝廟文帝用新垣平詐遂領之祠官不親祭郊繼而平誅遂領之祠官不親祭

甘泉太一祠武帝用方士繆忌公孫卿之說建二歲一郊與雍五時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帝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爲之訓詁以爲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爲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爲諸侯而居西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爲秦雜戎翟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

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時並興或由夢鼉而為鄜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為陳寶或由雨金而為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昊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幷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為淫厲而不足知亦為立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為立鄜時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為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該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

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

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五帝至武帝時方士經忌言太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太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鄒衍成遂創為六天之說以為太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太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太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切意太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岳四瀆之在地也謂岳瀆非地固不可謂已祭岳瀆而遂祭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

蓋秦襄所祠少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幷青黃亦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為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

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華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畤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爲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郊拜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圍及是歲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時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眡之眡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之終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一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廟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幷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爲甚蓋莽將篡漢故爲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爲不當革上

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或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為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禍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最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未以天運然也逮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之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漢初之述井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述井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為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敘方伎則有神僊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

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敘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敘始皇孝武所得蓋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為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時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也然少君欒大公孫卿輩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

無關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闢基及入海不死藥大營宮室之類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竄緣附會其說而啓后山晦庵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敘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爲允當　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以昊天上帝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天之說實啓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

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北首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五十八壝合四百六十四壝五帝陛郭帝七十二壝合三百六十壝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壝竹苟切祭酹也

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行宮徑三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行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井泉北

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帝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徑

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犢

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儀曰祭天祭紫壇帷帳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鈞命決曰白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至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被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臣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出自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璞

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禋祀祭昊天上帝玄曰禋圜也居謂坐也天者以此圜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薦黍或粢天酒旗坐星尉倉具黍稷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詳見祠五帝門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已前十二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元成如之蓋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若甘泉太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儒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

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立於洛陽以高祖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制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爲常故不復紀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卽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牡

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于成都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與　校刊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綏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營洛陽南委粟爲圜丘詔曰昔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天帝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與圜丘爲二處用鄭玄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

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圜丘以嚳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遥遥華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其後將濟著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嬀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曹穆氏胤周則非舜後明甚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濟曰夫蚓龍神於貙貙自祭其先不祭蚓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玄之說有虞以上豺貙之不若耶

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自以居非中土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終吳代不郊祀

晉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秦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群臣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立郊不異宜并圜丘方丘於南

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是月冬至
帝親祠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按以圜丘即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故祀禮從其說
三年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月詔復明堂及南郊五
帝位
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
章而已使傅玄爲之祠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饗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饗神歌一
元帝即位於建康太興三年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
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

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地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時尚未立
北壇地祇衆神並在天郊
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等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
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宜於此修奉從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
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鈞陳北極雨師雷電
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
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三公
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
不得親奉從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赤馬黑鬣曰騮漢則

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時營陽王已即位司空徐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並別有義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禪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于圜丘非專祈穀又按郊特牲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者謂告之退而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徐爰議以爲郊祀用特何偃據禮不應更告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可

南郊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本處

齊高祖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

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
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
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
依倣祭酒張緒等並同詔可
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
丑南郊其年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
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
立春此近代明
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無煩遷日帝從之

郊壇圓兆外內起
兆散騎常侍庾蔓崇啓云祭天
立宮室以明謙恭天詔尚質秦漢以來郊
祀自是祭天先農
用特牛一祀天皇

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
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
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
依倣祭酒張緒等並同詔可
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啓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
丑南郊其年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
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
立春此近代明
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無煩遷日帝從之

兆外內起
兆散騎常侍庾蔓崇啓云祭天
立宮室以明謙恭天詔尚質秦漢以來郊
祀自是祭天先農

太帝於壇上攢題曰皇天座
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
素俎席用蒻秸
皇帝一獻再拜受福
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
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

北斗三台老人風伯雨師皆從祀其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
等座有坎余皆平地王儉崇啓曰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帝
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
算畢也而今南郊祀算畢復自是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即
即算畢下十八宿風伯雨師恐乖典帝曰其畢
畢下隸兩祭非嫌祀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
覆以盡眾備其文飾苑之宗廟有禰恐乖尚質宜革之帝從之
郊祀立尸之言理亦闕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
香用沉質陽所宜器以陶匏
取本天之啓按匏盛以六彝
不應漆帝用白茅禮無所出於是
改用素俎皇帝以下皆蒲席蒸等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
三獻為文詔下議博士陸瑋等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
之禮主在帝王約禮申義二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唯
皇帝降作臣下不敢同太尉設燎壇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埋之
議曰禮祭器幣則埋之今一用便埋費而乖典帝曰薦熟物之
陶匏幾器幣則埋之者謂四時祭器耳
從有司埋之五年帝曰
燒埋特明山實議以始
祖配饗五帝從之十一年帝曰
禮祭月於坎由是陰義乃別
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

應爲坎遂廢之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圜丘小崚邊無神位今丘形既廣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悉停爲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爲壇

詔定郊禋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雅者正也之義 俊雅三曲四言取禮記司徒論選士升之學曰俊士二郊通用 皇雅三曲五言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二郊太廟同用 牲雅一曲四言取帝牛在滌三月牲出入用 牲雅一曲四言薦毛血用 誠雅一曲三言取至誠感神義又誠雅一曲四言送神用 獻雅一曲四言飲福通用 禋雅一曲四言號燎通用 其辭並沈約所製普通中薦蔬無牲牢遂省滌雅牲雅云

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脩圜丘壇高二丈二尺五十廣十丈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太常卿許懋奏曰按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不宜重設又按以燔燎禮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雨師畢皆依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圜丘合南郊祀箕畢復祭風師雨師恐乖祀典制並依鄭音普逼反燔音羊九反 間歲而祀天帝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鐘鞮鞻云三獻施於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大祀大神大帝爲不通矣從之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王元規議曰古圜丘二丘並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三因見有本無高廣之數後代隨事有三不相公襲今壇南郊上徑十二丈十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三分之一爲之堂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壝埒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五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四帝各於其方其餘從食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壝內者各千餘神曜在外壝內席用槀秸王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犢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犢一日月等共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東巳地陽從

之義從冬至祭上帝於圜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爲方壇東爲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爲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客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子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陛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浩李順李孝伯等議皆有才以郊祀后六宮及女巫預焉余制復多參夷禮而違舊章）

自後歲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放五行數各爲方壇四陛（壝遺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

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

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罷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圜丘於南郊

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壇在國南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爲大營重廣丈二尺深一丈四十步其營重廣三百七十步內壝外壝之外輪廣三十六尺高三丈四面各一門又爲燔壇於中外丘之丙地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五精帝於中丘面各有階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於下丘衆星位於內壝中）禮以蒼璧東帛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儒定禮圜丘政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

上辛爲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階爲三遺內壝去壇十五步中遺外遺相去如內遺四面各一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廣輪一百七十步營廣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爲燎壇於中壝兩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階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騂牲一燎同圜丘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丘三成成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衆星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國南五里爲方壇崇丈二尺四丈壝外方百二十步內壝半之廣丈二尺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載玄冕備大駕而行從祭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制壇於國南太里丘四成成各高八丈一十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西十二座外官百一十二座次官衆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外上帝配帝蒼壇各一五帝日月方色壇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爲壇於國南大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圜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致堂胡氏曰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叶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耳二人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滅亡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警戒而重自脩省乎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則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北齊大祫圜丘歌辭　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樂辭一首
迎神奏高明樂詞一首　牲出入奏昭夏辭一首　薦毛血
奏昭夏辭一首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升
丘奏皇夏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一首　皇帝奠
爵訖奏高明樂覆壽之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辭一
德之樂昭烈之舞辭一首　皇帝獻太祖饗神座奏武
首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一首　紫壇既燎奏昭夏
樂辭一首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一首　五郊迎氣樂辭
五首
周圜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首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
一首　俎入奏昭夏一首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首　皇帝
初獻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一首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一首　撤奠奏雍樂一首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首
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圜丘雅歌樂辭　降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升壇奏
皇夏辭一首　登歌辭一首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一首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首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辭一首
武舞辭一首　送神奏昭夏辭一首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
奏皇夏辭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
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成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一十二座在外壝之內衆星三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凡九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

太尉長孫無忌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偶穹蒼故註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案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六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昊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位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別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無別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從之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
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祀爲祈穀祀昊天
以高祖配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爲感
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且配圜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
恐有乖周人禘嚳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
從之又詔圜丘以高祖太宗並配先時太宗只配明堂
武大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
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

成均助教孔玄義議曰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
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
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
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神堯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
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

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
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鄭玄
註祭法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
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
於此最爲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
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
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
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
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
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祭獻頻繁禮
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配一崇之義竊尋貞觀末徵
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

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
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
天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
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
古之祠殊失因心之旨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據遺文近
乖成典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
禮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請奉高宗歷配
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祀皆以三祖配

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
多遵用之以爲曜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爲
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爲曜魄寶五帝
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

矣然感帝之祠既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爲有天帝之
分尊卑之別永昌元年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
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
今郊祀之禮惟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遂
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
而後得爲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
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
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爲
兩得乎

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中宗景龍三年親祀南郊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
爲齋娘執籩豆以韋巨源爲終獻
時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
獻以瑟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

爲鄭玄註周禮内司服唯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欽明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天地尚質亦無瑤爵明此乃宗廟大祭祀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國子司業褚無量等議以爲祭天惟以始祖爲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註請依欽明議上從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際也曰北極當晷度循半曰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甲之始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經南陸北陸並曰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爲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

玄宗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請郊祀曰臣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鬻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極已來于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

則可謂無遺矣

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爲副說建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

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正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制從之

天寶元年二月勑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頎歸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

爲太祖以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

幹十難略曰稽上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氏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亦其次也舜受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

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則烝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經緯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比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云祭天歲一何也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意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年豈不知景帝始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乃尊神堯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出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無以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爲始祖者孟德仲達皆人傑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衮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並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神皇帝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大聖皇

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音詳定久未施
行敕旨並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
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饗失德
故神不降禮儀陽爲災上又令百官就尚書省議太常博士獨
孤及議曰謹案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
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
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
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
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
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大公皆無
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
非足爲後代法惟太祖景皇帝以杜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
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曰契之
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
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
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譚漢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業同豐
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將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
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
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人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
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正觀之憲章未改家國方將敬祀事
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
事配饗天帝之制請仍舊典及歸崇敬執前議乃止以景皇帝
配定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群有
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
日豈以將雨雪而廢乎洎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鑾

興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翌日御樓宣赦縗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歡悅咸爲聖心昭感致焉

長慶三年大常禮院奏郊壇祠祀遇大雨雪廢祭其禮物條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禮無焚瘞之文請於太常寺收貯而其小祀雖非御署准此）玉幣燎柴神酒燎幣醴齊并棨栗脯醢及應行事燭等（請令郊祭有司充次用矣）牲牛（參牲既未行祭禮無進胙腦胙之文請比及禮官於祠所瘞埋其小祀不全用半牲舊例用豬羊肉亦准此）粢盛瓜菹筍菹應已造成饌物（請隨牲瘞埋）行事官明衣絹布等（准式既祭前給訖合充縈服既以經用請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煖幕炭應宿齋日所破用物（請收破）旨依永爲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問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以否禮官奏曰伏准禮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寶以後兀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饗天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

高祖在位九年親祀南郊一（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大宗在位二十三年親祀南郊四（貞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十七年八月四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開年月）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親祀南郊二（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　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景雲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宗在位五年親祀南郊一（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　極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睿宗在位四年親郊二（景雲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　極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親祀南郊五（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　十三載正月十日）

肅宗在位七年親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　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廣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親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六年十一月八日　九年十一月十日）

憲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親祀南郊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親祀南郊一　寶曆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一　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親祀南郊二　會昌元年正月一日　五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親祀南郊一　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親祀南郊二　咸通元年十一月　四年正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親祀南郊一　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親祀南郊一　龍紀元年十一月
唐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儀　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地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仗入中板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褒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　凡齋者則結珮俱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衮冕　上辛祀昊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　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其祀所無本司各皆於祀所焉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群官諸方客使各於本館清齋一宿　無本司各於正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祀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　大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人以供祭水以實罇焉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　告以配雩祀告神作圭孟

夏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末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遺每門二人每隅一人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凡太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正寢唯不吊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煞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

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二日中祀三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社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社郊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經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若權斷訖事并應散齋者唯清齋一宿於本司及祠所凡大祀中祀淺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給明衣齋郎昇直行事亦權給緊服應齋官所習禮臨時開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服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祀告一日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已上喪者不得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亦不得行事也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面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面西上焉尚舍奉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同）守宮設文侍臣次焉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於大次之後設諸祀官次於東壝之內道北南面守宮設各又於其東俱重行卅等異位北向西上武官在文南方韜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亦集使於文官之西西方北方亦俱南向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大次褒聖）

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辛雩祀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壝上及東方南方午地之東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地之西北門外上辛雩祀但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有壝東方之外饌焉）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鍾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

磬於壇上近南地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籩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北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雩祀則東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雩祀無分獻位執事者位於其後俱下皆然）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鄭公位於中壇（上辛雩祀則於壝西

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位於介公鄭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褒聖已上至從祀位又設於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白牲一玄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爲上又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者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大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罇二

犧尊二疊一在帝一等神座之右向無日月已下諸座倣此也內官每陛間各象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瓿尊二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尊二在第四等中官每陛間各壺尊二在第五等五官象尊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之左而右向尊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無日月已下諸座倣此也在第一等五人帝犧尊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第二等五官象尊各二在壇下其五帝太尊犧尊各二疊一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雩祀設亞獻之洗於御東南五官洗於尊南設分獻罍洗罍水在洗東罇在洗西南肆巾爵罇實以罍冪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尊罍罇冪者各於罍罇冪之後設玉幣之罇於壇上下尊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皆祀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蒼璧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帝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蒼璧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帝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皆內向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地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

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
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
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
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方帝五星日月之座設訖却收至祀日
未明五刻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
外官衆星等諸座
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三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廟享
則於廟所皆二百步所爲
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率衛士整拂神幄爲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
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及齋郎以罇坫篚冪入設於位廟享則籩豆簋
太廟令帥府史也
鉶皆設位加以巾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晡後三刻謁者贊引
升壇者各由其陛升廟堂者自東陛焉
各引祀官公卿已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外公卿位焉諸太祝與
引司空諸儀並引太常卿也贊引御史入詣壇
廩犧令以牲就牓位謁者引祀官公卿已下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入徹
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祀司空將升
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於
皆舉冪告潔廟享升東階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
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各
循牲一巾四向舉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
牲詣厨授太官謁者引光禄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溉謁者贊
引祀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入徹籩豆簋簠鉶以出
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
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於
所膟膋腸間脂也
又取膟膋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撰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於壇東南
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已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
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鑾駕出懸而不作

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撾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末明五刻撾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群官五品已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群官五品已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及介公鄭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二刻撾三鼓爲三嚴諸衛之屬各脅其隊與級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群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一員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

授綏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俛伏興退還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其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諠譁其從祀之官在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佩謁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

俛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乘輦入行宮纔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勑群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泯齊者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泯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泯齊其內盡齊罇實以泯齊外官之罇實以泛齊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於罇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無日月以下罇零祀同國丘又有五人帝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邊豆簠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大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幂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引導者皆一邊巡也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幂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零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升行掃除於下太祝掃除於上令史祝史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群官客使上辛零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屨於下降納如常禮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位列大駕使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幣於行宮南門外迴幣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未明一刻

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衛如常儀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門外廻輅南向（若將軍升輅即降立於輅右焉）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群官介公鄭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祀昊天上帝服衮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北太常卿前導皆搏士先引焉）至中壝門外（上辛祀內壝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授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

（請先定近侍者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北少卻下至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搢則謁者進大尉之左白）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鼓柷奏元（國諱改焉）和之樂及以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作文武之舞（圓鐘三奏黃鐘太簇姑洗各一奏也）樂舞六成（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焉）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之樂作已下皆謁者引太尉太和樂上辛雩祀同）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陛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

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搢鎮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幣進奠皇帝受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雩祀則俛伏太宗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 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五帝五官相次而奠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大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神座訖還罇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社奠毛血其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自後接神之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太明已下饌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邊豆蓋冪先撤乃升簋簋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已下饌並無衆星饌也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上辛

交祀 郊
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又取匜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陛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陛自東陛立於罇所齊郎奉俎從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者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罇所執事舉冪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北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上帝上辛雩祀同

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蠶典慎修禮物上辛云惟神化有靈生博無私爰因啓蟄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孟夏龍見絳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祇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祀版應御署訖皇帝北向再拜攝則太尉再拜侍臣奉板郊社令受送奉出初讀祝文訖樂作大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訖還罇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時惟孟春敬祈禋祀昊天上

帝伏惟高祖睿哲恭齊欽明昭格烝祀之禮肅奉舊章零祀云
時惟正陽式遵恒典伏惟道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
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
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
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作
樂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上太祝持爵授侍中侍
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
各帥齊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
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攝則太尉受以授皇帝受
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以授齊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
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
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
文舞退鼓柷作舒和之樂退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
之樂立定戛敔樂止自此已上九攝皆太尉爲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齊郎皇帝

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爲亞獻自下並改太尉爲太常卿詣罍洗盥手洗爵
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
冪太尉酌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
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
犧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
高祖神尧皇帝座前零祠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
向再拜上辛五方祀各取爵酌醴齊祀同訖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
神座前北向立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上太祝持
爵道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
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郤復位初太尉
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則同以光祿卿爲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
酌盎齊獻正座配座零祀并献五方帝也終獻如亞獻之儀上辛五帝祀亦各配献之
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初太尉將陞獻攝則太常卿將升献謁者七人

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陛陛（零祀太尉將升獻替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太昊氏餘座祝史助奠）詣第一等俱酌泛齊訖各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陛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陛陛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醍齊（攝儀盥齊）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陛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醍齊）以獻賛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訖詣衆齊（攝儀盥齊）以獻賛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醍齊）以獻賛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訖詣衆星酒罇所酌青酒（攝儀泛齊）以獻其祝史齊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賛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零祀無日月已下獻儀也）諸獻俱畢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徹豆籩少移於故處也）奉禮曰賜胙賛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祀神者不拜元和之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摠事則奉位也）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就望燎引太尉也）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也）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准此零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曰太尉引皇帝還太次樂作皇帝出中遺門（上雩祀並內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賛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賛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

復執事位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顯慶時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稱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案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焫蕭滌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詳委柴在祭物之先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卿上言積柴謹案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賀循上言積柴謹案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脅之九箇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牲體但爨燎薪之即晉氏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駔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親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藝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燔柴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不爲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交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爲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

鑾駕還宮 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服袴褶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

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面平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大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纚扇侍衛鑾蹕如常儀皇帝陞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鑾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陞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群臣道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撞黃鍾宮之鐘左右鐘皆應鼓祝奏永茂之樂至大極門鼓祝奏太和之樂

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閤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纚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扈敔樂止初文武群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勑群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神位用樂及邊豆等數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至每邊豆各十二簋簠壺俎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邊豆之數各八簋簠盛籩籩遞減等數各一也第二等祀天皇太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銀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陛門每座邊豆各二餘上也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皆十有二階間每座邊豆等如二等也又祀外官百五座邊豆簠簋俎各一也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

之外籩豆等與外官同按此星辰之位蓋渾儀制圖聖人觀象一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物每各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有所主令並依郊壇圜而為之也

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都七座也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國家前禮祀感帝於南郊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祈穀推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帝之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主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圜丘感帝亦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禮蓋祈穀先儒此說事恐難憑且感帝之祀行之日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宗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神感帝之禮蓋祈穀五方帝夫五方今二禮並行六神咸祀也

祭冬用本音皆以黃鐘為均三成祼周禮云圜鐘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作周禮樂三變唯致丘陵之祇今改用六變昊天上帝

蒼犢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幷

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一代脅一短脅一脊一膂一膚後節二脏脅正脊一脡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為正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牘一羊一豬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共供少牢去牘減酒一斗

大尊二實泯著尊二實醴

象尊二實醍壺尊二實沈

山罍四實酒

犧尊二實盎山罍二實酒

配帝

著尊二實泯犧尊實醴

象尊二實醍壺尊二實沈

山罍二實酒

籩豆籩簋牲幣壁並同上帝

五帝日月壇第一等

大尊各二

著尊二實泯犧尊實醴

象尊二實醍壺尊二實沈

山罍二實酒

籩八豆八減餡食糗餌粉餈

蒼壁

幣以蒼一丈八尺

籩一實稻梁飯

豆十二芹菹韭菹兔醢醓醢箈菹鹿臡胚折菹豚胉脾析菹鹿醢笋菹施食

乾棗栗黃榛子仁菱仁粉餈黑餅糗餌魚醢粉食白餅

俎一肉尾一實太羹

簠簋籩豆各一（並同上帝）五方帝方色犢 大明青犢
夜明白犢 青帝青圭 赤帝赤璋 黃帝黃琮
白帝白琥 黑帝黑璜（幣各如其玉色） 日以圭璧幣以青
月以圭璧幣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
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壇第二等十二陛間）
每陛間各象尊二（壇第三等十二陛間） 每座籩三栗牛脯 豆三葵菹鹿醢
簠簋甕瓶俎各一（實同上） 牲用少牢 幣皆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
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
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壇第三等十二陛間）
每陛間各壺尊二（籩豆簠簋瓶俎牲幣各同第二等）
外官百五在內壝之內餘皇并道間各散尊一於內
外官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

外官每階各瓶尊二在壇下 級星并道間各散尊一於內壝之外
每座籩一（棗） 豆二（醯醬） 簠一（稻） 簋一（黍） 俎一（牲）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斷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郊社考 郊

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非常例也）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爲之今用河南尹克）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斗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燔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梁太祖南郊二 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莊宗南郊一 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南郊一 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 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
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位作壇於國城之南
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壝之外丙地高
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
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
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峴言
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九日南
郊之事從之十三日上宿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
袍執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羣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
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上初詣太廟乘
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
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于圜丘以皇弟
開封尹光義爲亞獻興元尹光美爲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黃
褥爲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
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
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爲例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
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
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爲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爲禮
儀使而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 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爲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

上百禮部尚書臣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臣劉昫奉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臣大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慶後有以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大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爲別也其以宰相爲大禮使兵部尚書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開封尹爲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爲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嘗專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著爲令

長編通攷曰恭攷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

赦率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先時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

又攷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于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巫幸洛陽謁

廟畢卽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
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
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
祇適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
巡幸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宜
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
之於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
行大雩之禮蓋本非藝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
有欲徙都于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
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卽位以宣祖太祖
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亳蒙

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
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　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
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
祖同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
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幷去圜丘十里內神
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
廟今請自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卽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
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
祖配上辛祀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
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大中祥符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

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詔兩制及崇文院詳定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嶽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嶽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又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爲闕典望如奭所請以通禮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校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註云爲上帝祈穀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未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太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復古

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

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口對辯給因使綬集羣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曰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皆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

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疏引禮器曾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夫有事周公之故得郊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于祖而受命焉乃卜日于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　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于崇元殿翌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于帷宮

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于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于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卓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于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　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陛降為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頓併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為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為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廟之禮本告以配天饗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貴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之說即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郯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祀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

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祠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于天興殿纔齋一日而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脩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

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脩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矣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

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與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
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脩太廟躬祀
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爲首
於明年行春祠之禮論與丞嘗自次年以敘終之每遇行
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
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
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宜其即變
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
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
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
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
禮廟享既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當

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
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
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輟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
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于明堂則
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
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
而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
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
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
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
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
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
增此一郊耶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圜丘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爲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爲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爲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祫五歲一祫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祀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伸適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蓆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恭烈祖遲祭不速記也故吾坐俟樂闋迭神乃起耳然則武

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
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版位其後
有司又言郊廟罇罍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
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惟有祠祭酒分大中祠
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罇酌獻一罇飲福宜詔酒官依法
制齊酒分實罍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禮官以爲鄭
氏註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
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罇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
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
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罇罍
岳氏愚郊錄曰珂之仕中朝屢攝官位祠祭每見罇彝之
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
公醞耳聞之容臺吏罇幕之下率多空惟一罇僅實柘勺

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設大官
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
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
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攷之通鑑長編元
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罇
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
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
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共齊冬以二十五日春
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貧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
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
茅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茅置笣其中其齊愈白色入
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
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醍齊耶冬二十五日春

秋二十五日夏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沈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烝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泲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酢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曆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浸

容交舉並脩要必不廢特　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事非故事也祖宗尊祀存古之意最為嚴重是說其有稽焉又曰慶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按開元禮崇祀録昊天上帝皇地祇六尊太尊為上實以泲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犧尊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尊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尊實以泲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尊實以醍齊中官壺尊五方山林川澤壘尊並實以泲齊外官概尊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尊並實以清酒衆星散尊實以昔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尊宗廟每室設罍彝黃彝著尊實以醴齊又司烜氏上尊皆實以明水黃彝鬱鬯著尊實以醴齊又司烜氏

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罍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或陰鑒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北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罇罍惟酌獻飲福二罇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為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註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罇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罇罍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曰從其請則自慶曆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元豐吕嘉問之請所以有為而發也還攷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罇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為醴恬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到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已後復曾講明否禮文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空罇似出有司之吝攷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幷祭社稷風雨師

等合用罇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洪攷三禮圖罇受五斗之制遂每罇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罇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罇已不盈矣慶曆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則雖盡空其罇固無怪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令祠祭迺不然罇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錢以均奉祠者臺卓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下迺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疊配未幾復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燎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吕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撒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

正月上辛祈穀慶曆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簠簋俎各增爲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舉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幷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曆元年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

交祀 六

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今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

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駕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齊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游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

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太禔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裏東側門曰賓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爲定式學士院更不撰進

楊氏曰愚按註疏云齋于路寢之室唐禮散齋于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爲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槩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禔曰承和之類悉遵舊武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今儀鸞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綴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爲壝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行宮至于江左亦有九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倣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倣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倣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倣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宮有

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
故粲然可攷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未革盖亦推廣
祖宗之意立為齋宮無事則嚴其扃鐍以待乘輿致齋之
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
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繫甚重循習甚久斷然
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
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
詔候脩尚書省了日取吉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
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慢殿也然神宗即位初
郊齋于郊宮罷臨觀闕不幸他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
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游觀
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為闕典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
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
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
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
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
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
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
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
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
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
也　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

之以血祭沈貍瘞幸祭其在地者而歃黃琮禮之皆所以順
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
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
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
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
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
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
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
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
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
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
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冒至祀昊天於圜丘
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

行古者齋居近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
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
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
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
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
記曰祭不欲疎疎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
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
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
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
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
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
究禮經取太常儀註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
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

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祀南郊即祠

大禮宜攻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之先宗躋室及配帝於圜丘而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祫祀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循儀亦不背違禮意乞下有司施行

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一如南郊之議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

盛夏不躬行宜選家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會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

自元豐元年上命儀鑾司考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國朝親郊止服袞冕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至是稽古）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大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丘方澤正配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禪因

白木以素為質今郊祀蓋簋簠鐏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簋簠鐏豆改用陶器仍以樽為杓祀天之有禋柴槱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至薦熟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神州地祇當為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放先儒所說地祇即無燔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並瘞於壝不設燔壇厭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祼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為陽則胷與髀為陰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帝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

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

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言臣等見親祀南郊儀註並云祀前三日儀鑾司鋪御座黃道褥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註又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定康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氾埽反道鄭氏註謂刻今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鞂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

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爰旃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旅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

又言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北域蓋設一壝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為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為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為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壝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亦繁故為三壝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既衆祀事亦繁故為三壝每壝三十五步而有司乃率循唐制雖儀註具載圜丘

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註為三壝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令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楊雄侍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忻然而上壽今屏王女而却虔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伏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

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朝進止時軾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為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

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覿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世安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請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禀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吕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以爲

常令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分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吕大防之言爲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

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脩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脩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

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

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辯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嘉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

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嘗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圜丘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註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丘壇八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于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

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賈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勑曰凡所祀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圜丘皆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此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彼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

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自宰相宗室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

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興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無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十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

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皆古益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不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

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上貼黃稱
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
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
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
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與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
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祇
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
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
略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
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疎闊豈可因循謬
誤不加改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
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

徧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蠶之語黷亂天地又
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
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
以爲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如此之類
不知爲一祭耶抑二祭也若郊祀賜予及五代姑息之弊法
聖朝寬仁不欲濠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
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
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
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宜當上以
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
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
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云詳見祀后土門

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修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衆星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香從之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郊社考　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于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爲非禮曾布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大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尚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爲若還就次慶是日却晴霽奈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已卯黎明自大廟

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庶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摺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祭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特車駕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上自常朝殿用細仗千三百有五人詣壇行禮

紹興元年當郊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于明堂以祖宗並配

明堂門

十三年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圜壇并青城齋宮去處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知臨安府王晫等言今於龍華寺西空地得東西長一百二十步南北長一百八十步修築圜壇除壇及內壝丈尺依制度使用地步九十步外其中壝外壝欲乞隨地之宜用二十五步外作兩壝外有四十步若依前項地步修築兵部車輅儀仗殿前司禁衛皆可排列其龍華寺地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圓備從之

詔郊祀齋宮更不修蓋止今計置幕殿檢會在京青城宮殿大內門曰泰禮（餘見元豐元年）將來如車駕前一日赴青城宿齋令儀鸞司同臨安府預先體做青城制度絞縛不得修大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祀官宿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都舊有青城齋宮渡江後以幕屋絞縛爲之每郊費緡錢十餘萬淳熙末張端明朽爲京尹始議築齋宮可一勞永逸上從之宇文寶學价時爲兵部尚書因宿直奏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於臨安是無中原意也上以爲然亟命罷役

太常寺言修築圜壇幷青城望祭殿依倣舊制及郊祀所設神位鋪列祭器登歌樂酒罇前導路及皇帝飲福位等共合用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分一十三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級三壝第一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去第一壝一十二步半外壝去中壝一十二步半幷燔壇之制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丙地詔令臨安府同殿前司修建

詔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幷郊廟合用祭器令禮兵部太常寺討論名件數目

據討論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大輦逍遙子下一千九人外其金象革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內六引鼓吹前後部一千五百人其法物儀仗合用文繡以續充代幷郊祀天地宗廟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用祭器籩豆簠簋罇罍櫑杓鐙鉶鼎牛鼎羊鼎搏黍豆毛血盤幣篚匏爵坫盤匜罍洗爵盞坫飲福俎燭臺俎共九千二百五件太廟共五百九十六件內用銅玉者權以陶木代之至十六年始製造如政和之制

太常寺言大禮依儀前三日皇帝詣大慶殿宿齋前二日皇

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景靈宮聖祖天尊大帝前行禮差侍從官分詣元天大聖后幷諸殿神御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太廟宿齋前一日皇帝詣太廟諸室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宿齋冬至日皇帝詣圜壇行禮禮畢擇日恭謝景靈宮徧詣諸殿行禮從之既而禮部侍郎王賞言以行在街道與在京不同其詣景靈太廟權依四孟朝獻禮例服履袍乘輦其後並同此制

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禮儀註

前祀十日質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祀文武官位於尚書省左僕射刑部尚書在北南向左僕射在左刑部尚書在右刑部尚書稍却行事左僕射在南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南凡設先後下位皆稍却西上監察御史位二在西東向北上讀冊舉冊官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奉禮郎以下設陪祠文武百官位於行事官之南又設行事執事及陪祀親王宗室位於太廟齋坊右僕射刑部侍郎在北南向右僕射在左刑部侍郎在右刑部侍郎稍却亞終獻在南北向西上親王及行事執事陪祀宗室在東西向北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自下分引羣官各就位凡將引行事執事陪祀文武官立班即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左僕射讀誓於尚書省刑部尚書泣之右僕射讀誓於太廟齋坊刑部侍郎泣之誓文曰今年十一月某日至皇帝謁款于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有常刑讀訖內執事官奉禮郎以下文官宣敎郎以下武官從義郎以下先退餘官並對拜訖退

致齋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凡散齋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致齋日前後殿不視事唯行祀事前致齋一日儀鸞司帥其屬鋪御座於大慶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又設西閤及齋室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致齋之日質明有司陳平輦於乘輿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閤門奏請皇帝末後詣齋室宣贊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乘輿殿庭立以俟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乘輿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捲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閤門官分左右立應奉官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宣名常起居贊祇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乘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次行宮御營巡檢一班常起居（如通侍大夫以下知客省事以下武功行宮使御營巡檢各歸本班）至大慶後閤（如通侍大夫以下知內侍兩省帶御器械官亦後閤臨時聽旨）降輦入西閤大慶殿簾降前導官並就次易朝服詣御榻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在東西向北上同知樞密院事在西東向侍中一員又在其北並西向知門官一員又在其南稍東西宣贊舍人等分引客省事以下在簽書樞密院事之北贊拜閤門上拜閤門之南稍東西宣贊舍人等分引向北上簽書知客省事以下又在其南稍卻宣贊祇候）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各綉結佩入詣大慶殿庭立班禮直官舍人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綉結佩出西閤乘輿稱警蹕侍衛如常儀由西房至御榻西降輿皇帝即御座南向侍臣夾侍贊拜閤門官於榻前贊樞密以下拜殿之上下應在位官皆再拜（閤門官贊拜訖轉身北向隨拜訖面西贊各祇候）次禮直官引侍中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座就齋室奏訖俛伏興還

侍立凡侍中奏請准此奏皇帝降座乘輿由東房入齋室侍臣各還所司
直衛者如常儀宣贊舍人分引行事執事陪祠官及從升者並散齋
三省親王掫密宗室起居問聖體並如閤門儀應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以次出
七日宿於正寢致齋三日各宿於其次凡散齋治事如故唯不
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之日
官給酒饌唯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與祀之官已齋而闕者通攝
行事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隨地之
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東門之外設東方南方
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設饌幔於
內壝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
上下積柴於燔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壇上
稍南北向及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鄭綴之間前
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
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位於壇
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
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
漢等內官五行五嶽神位六十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
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二十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七十有二于第四龕星神位三百
有六十于內壝之內衆星神位三百六十有六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
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
北極神州地祇之座及禮神之玉俟告潔訖權徹其

內官中官外官衆
皇等位皆設定　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於壇下小次前
西向飲福位於壇上午階之西北向望燎位於紫壇之北南向
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北向設權火二一於望燎位之東南一於
望瘞位之西北東西各二人　贊者設亞獻終獻位於小次之南稍東
西向大禮使左僕射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
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位於大禮使之東
光祿丞稍却　奉禮郎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小次之東北俱西向北
上監察御史位二一於壇下午階之西南一於子階西北協律
郎二一於壇上樂虡西北二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卿
於登歌樂虡北押樂太常卿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罇所俱北
向又設陪祠文武官位於執事官之南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
隨其方國光祿陳牲於東壝門外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
設省牲位於牲西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官位於

其後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
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
太祝郊社太官令在北南向西上以設太常丞以下位皆稍却監察御史在
吏部尚書之西異位稍却光祿陳牲於東壝門外道北南向
太常設省饌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
分獻官位於其後監察御史二俱在西東向北上行事吏部戶
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
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
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案於神位之右司罇彝帥
其屬設玉幣篚於酌罇所次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
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豆俱爲四行俎一在籩前登一在籩豆
間簠七簋七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又設罇罍之位
每位皆著罇二壺罇二皆有罍加勺幕爲酌罇太罇二山罇二

犧尊二象尊二皆有罍加冪設而不酌並在壇上稍南北向西
上配位設於正位酒尊又設從祀諸神邊豆籩簋之位第一龕
之東每位皆有爵坫又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邊豆前登一在邊豆
間簠一簋一在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加坫內神州地祇加盤一在登之前其餘神位每位皆左二邊右二豆俎一在邊豆前簠
一在俎前簠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邊豆間內五行五嶽每位加盤一在登之前幷內又設從祀尊坫之位第一龕每龕太
壝外外象星位皆不設登幷內又設從祀尊坫之位第一龕每龕太
尊二著尊二太尊在上第二龕每龕犧尊二象尊二第三龕每
龕象尊二壺尊二象尊二著尊在上內壝之左又設正配位邊豆簠簋盤
每階散尊二皆加勺冪在神位之內每階概尊二內壝之外
俎各一於饌幔內設進盤匜於壇中內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匜又設
盥洗位於其位之南盥洗在東加勺篚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
洗西南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分獻官盥洗各於其方陞道之左
罍篚各設於左右皆內向執罍篚者位其後祀日丑前五刻郊
社令與大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
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
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少
府監陳王各置於神位前昊天上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青
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皆以黃帛
嶽以兩圭有邸皆盛於匣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配帝帝皆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青
黃日月內官以下各從其方色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邊豆簠簋邊四行以右爲
上第一行棧餌在前粉餈次之第二行醴在前黃白黑形鹽膩
鮑魚鱐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濕棗栗濕桃乾桃濕梅乾薤棒
實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鹿脯又次之豆四行以左爲上
第一行酏食在前糝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醯醬昌本麋臡
菁菹鹿臡茆菹葵菹又次之第三行芥菹在前臐醢脾析蠯醢
昏炙酏豚拍魚酏又次之第四行脾析在前兔醢深蒲醢箔落
菹鴈醢筍菹魚醢又次之簠實以稻粱粱在
稻前盥實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實以大羹
實俎邊前之俎實以牛腥七體兩髀兩肩兩脅兩胉脊一脡正脊一
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亞之俎二實三重以北爲上

太官令帥其屬入

第一重實以牛腥腸胃肺離肺一在上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第二重實以牛熟腸胃肺其載如腥若配位即以東為上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罍著罇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皇帝亞終獻酌之大罇二一實泛齊一實醍齊山罇二一實盎齊一實醴齊犧罇二一實事酒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並設而不酌凡罍之實各視其罇又實從祀神位之饌第一籠每位籩三行以前乾棗開蓋面皤次之第三行以左為上第二行乾橶在行菱在前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第三行菱菑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魚醢兎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匜鞮醢醢次之盤實以黍稷稷在前簋實以稻粱粱在前簋實以黍稷稷在前以大羹爵實以泰前邊前之俎實以羊腥觶一豆前之俎實以豕腥觶一登實以太羹爵實以泰俎實以羊豕右二豆菁菹在前鹿臡次之韭菹在前魚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匜鞮醢醢次之盤實以稻粱粱在前簋實以黍稷稷在前腥肉登實以大羹爵實以泰俎實以羊豕以血毛又實從祀神位之罇太罇實以泛齊各以一罇實以明水山罇象罇皆二一實以泛齊各以一罇實以明水概罇實以清酒散罇實以昔酒各以一罇實以沈齊各以一罇實以明水凡罇皆以罍貯酒實於罇以勺舀酒注於爵以爵酌奠於神位前每位左二爵又設大禮使已下行事執事官攝位於卯階之東

燭於神位前又設大禮使已下行事執事官攝位於卯階之東內壝外如省牲位

車駕詣青城

前祀一日皇帝於大廟朝享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訖請皇帝入齋殿所司轉仗衛鹵簿陪列文武官先赴圜壇青城齋宮導駕官以下就次各服其服有司進輿於齋殿乘黃令進玉輅於太廟櫺星門外東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西向參知政事一員立於侍中之前贊者二人又立於其前少頃御史臺太常寺閣門分引侍中參知政事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次門外立班北向東上乘黃令位其後次引導駕官以下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以俟奉迎前導次管軍臣僚又在其後禮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凡侍中參知政事禮部侍郎奏請皆禮直官宣贊舍人引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殿詣大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人員以下各自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承旨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

帝乘輿以出宣贊舍人贊侍中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若得旨免起居已起居者此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者即宣名）皇帝乘輿以出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太僕卿出詣王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步導皇帝至廟門外王輅所侍中進當輿前俛伏跪奏侍中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侍中奏請准此）千牛將軍前跪執轡乘黃令稍前進王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步導參知政事進當輅前俛伏跪奏參知政事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參知政事奏請准此）車駕動稱警蹕侍中先詣侍臣上馬所以俟參知政事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趍車駕將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勅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侍中參知政事之前侍臣上馬畢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不鳴鼓吹大駕鹵簿前導詣青城車駕將至青城閤門御史分引陪祠文武官宮室客使禮直官贊者引行事執事官俱詣泰禋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有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趍至端誠殿前迴輅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導駕步導至殿前皇帝降輿歸殿後閤簾降宣贊舍人承旨勅羣官各還次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付尚書禮部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壇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

掃除壇之上下司鑮彝帥府史及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籩豆又加巾蓋　太府卿少府監陳玉幣於篚告潔畢禮徹　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詣東壝門外省牲位立定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皆禮直官大常博士引大禮使左僕射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升自卯階視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卯階內應奉使左僕射行事應奉人各隨應奉官階升降官并執事者皆舉冪曰潔具復位禮直官稍次引左僕射申眡滌濯執事者皆舉冪曰潔具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腯具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腯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省饌位贊揖訖引大禮使以下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所司省饌具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次引禮部尚書詣厨省鼎鑊視濯溉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盤俱置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

奠玉幣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刻諸祀官及陪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盤俱置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刻諸祀官及陪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其屬入設神位版禮部率其屬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光祿卿入實籩豆簠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醞令入實鐏鑮罍篚冪者各就位次引分獻官執事官各位於罍坫上下並外向次御史臺太常寺及閤門官贊舍人分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就卯階內壝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訖次引監察御史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撞景鐘近侍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大次外皇帝降輿入次景鐘止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欹偃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偃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禮畢准此）簾捲皇帝服大裘衮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奏以下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自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禮儀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文德之舞侯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上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郊社令升煙燔牲首瘞血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應入罇所太祝取玉幣亦各於罇所）又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沃水又奏請帨手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使前導

皇帝升壇

大禮使從（皇帝升降大禮使左右侍衛量人數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繅藉執大

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於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神位前以俟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取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以繅藉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繅藉於地禮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鎮圭玉幣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樂配位惟不奠玉皇帝東向受幣左僕射北向進幣吏部侍郎南向受幣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吏部尚書降階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內侍舉鎮圭繅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皇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將奠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

祀神位前各搢笏跪奠幣執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奠訖退復位祝史奉毛血盤立於壇門外由其階升太祝迎於壇上俱進奠於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於鎮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四於神厨各在鑊右太常令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臑肫胳正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上正配位各一鼎）皆設爲幕祝史對舉陳於饌幔內重行西向以南爲上光祿實籩豆簠簋於饌幔內（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糝食簠實以梁簋實以稷）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執俎以入舉鼎太官令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設於卯階之下北向西上奉牲者在東祝史抽爲委於鼎右除幕初鼎序入有司執匕畢及俎以從至卯階下各設俎於鼎西匕畢加於鼎太官令以匕

升牛載於一俎（有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一俎（有脊脅在中正配位各一俎）鼎先退祝史進徹毛血盤以次出次引禮部尚書搢笏執籩豆簠簋盤匜部尚書搢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迎於壇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簠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餚食前簠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戶部尚書奉俎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大宗皇帝神位前（配位並東向）跪奠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籍以茅各還鎮所次引左僕射吏部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西向吏部侍郎西向又引吏部侍郎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內侍各執盤匜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搢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匜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爵內侍進巾皇帝帨手訖又奏請執大圭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西向跪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祭酒三祭於茅首（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於坫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吏部侍郎先詣皇地祇神位前西向立舉冊官搢笏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興先詣皇地祇神位前東向立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帝詣太祖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宗皇

帝位作韶安之樂配位酌獻前導皇帝東向受爵左僕射北向進爵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復於故處讀冊官南向讀冊文　左僕射以下俱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進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訖先詣皇地祇酌罇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于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次禮官太常博士引終獻官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分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從祀諸神位前俱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飲福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于脤俎設於壇上酌罇所俟終獻既升獻次引尸禮部尚書搏黍太祝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

酒合置一罇尚醞奉御奉罇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于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脤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尚書西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尚書乃受以興權退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于簋摶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前導皇帝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神位前徹籩豆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熙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宮架景

安之樂作 一成止

望燎望瘞

景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胙再拜訖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茅束之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詣神位前取幣祝冊藉以茅大明夜明以上執事官並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階降壇南行詣柴壇自南陛升以幣祝冊饌物置於燎柴諸太祝又以諸位幣帛從燎禮直官曰可燎舉權火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請詣望瘞位前導皇帝詣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取幣祝冊藉以茅五官以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爵酒各從其階詣瘞坎置於坎祝史以諸位幣帛從瘞禮直官曰可瘞舉權火寘土半坎

皇帝還大次

禮儀使奏請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中壝門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卯階之東內壝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將士不得輒離部伍

端誠殿受賀

皇帝既還大次奏解嚴訖皇帝常服乘輿動鐘還青城侍衛如常儀鼓吹振作至殿前降輦還齋殿景鐘止閤門御史臺分引文武百官宗室並常服詣殿前立班稱賀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常服出升御座鳴鞭禁衛奏聖躬萬福次舍人揖管軍臣僚等幷行門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次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內侍詣御座前承旨退降階西向宣答訖舍人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贊各祇候管軍臣僚詣殿下侍立行門分左右立次太史局官詣當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局官再拜奏聖躬萬福出班躬身奏祥瑞訖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官再拜贊祇候太史局官東出次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轉身於班前西向立舍人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閤門官當殿北向承旨退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並升西階知客省事以下下殿庭東侍立餘官分班出舍人禮直官揖宰臣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名以下起居

稱賀三公通某官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學士侍制兩省官將軍仍舊相向立唯典儀再拜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詣折橫東揖有制宣答賀訖宰臣執政官升殿東西相向立宰相執政官升東階參知政事升西階樞密直學士下殿餘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

車駕還內

前期儀鸞司設御幄於大慶殿門外南向太常設宮架於行宮南門外稍南其日端誠殿受賀禮畢所司轉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詣行宮南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端誠殿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于輅前有司進輿於齋殿導駕官俱詣齋殿奉迎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簾捲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內侍應官稱謝再拜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升輅有司依典大輅居乘太僕卿立授綏千牛將軍馭駕如來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至侍臣上馬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駐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承旨傳勑侍臣上馬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將至行宮南門外文武百官宗室客使並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內留守見再拜訖退車駕至行宮南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道千牛將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告乘輦郎奏云降輦乘輿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禮部郎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勑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景靈宮太廟儀註各見本門其後南郊行禮並如儀

麗正門肆赦

右前件郊祀儀註自誓戒至車駕還內見國朝會要獨缺肆赦一條故取

中興禮法之所述補之然此乃臨安行都所行非京師承平時舊制也

前期儀鸞司帥其屬張設麗正門之內外又設御座於前楹當中南面又設御幄於後閤門設赦書儀物於御座之東設制案等於門下東壁又設雞竿於御街之東稍北太常設征鼓一於宮架之西稍北東向刑部大理寺臨安府以囚徒集於仗後質明文德殿內侍催班閤門引知閤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以下幷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及諸司祇應武功大夫以下一班面殿立次引管軍殿下東壁面西立閤門進班齊牌皇帝出宮行門禁衛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坐知閤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以下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以下一班關班奏聖躬萬福次引管軍一班面殿奏聖躬萬福訖並出殿以俟導駕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僚赴麗正門外分東西相向立班定閤門提點引百僚赴麗正門外東壁立班定皇帝自殿上乘輦出樂人作樂導引至南宮門外俟皇帝升麗正門樂止引樞密使中書令升門於御座東面西侍立翰林學士升門於御座西面東侍立主管大內公事御帶環衛官門上西壁面東侍立（知閤門官已下管軍行宮使御營巡檢以下至御幄降輦歸御幄降出赦書閤門下馬後繫於閤鶴童子上門下進中嚴牌次進外辦牌並以紅絛引升門上知閤門官跪授禮部侍郎簾前進訖歸位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內侍索扇扇合皇帝臨軒坐門下鳴鞭樂作簾內侍贊扇開樂止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以下橫行北向立兩省官宗室遙郡以下依舊相向立典儀贊拜兩拜分班東西相向立門下舍人詣樓前北向立門上中書令詣御前承旨並太常寺祇應臨軒稍東西向立宣奉勅立金雞舍人應喏趍至班南北向稍南至班東稱奉勅立金雞宣付所司退歸位金雞初立太常擊鼓每擊鼓投一

杖囚集鼓聲止初宣立金雞卽擊鼓立金雞訖卽止更不投杖
門上降赦書門下閤門承接置案上承受二人對捧於稍東舍
人進笏接捧案立知閤門官於案南北向虛揖直身立舍人捧
案至樓前班心知閤門官北向虛揖直身立稱宣付門下省轉
身稍西東向立引參知政事於案南北向搢笏跪閤門提點承
受於案上捧制書授參知政事權與禮直官出笏俛伏興舍人
捧案置於近東歸本班侍立知閤門官退歸侍立位參知政事
捧制書北向俛伏跪奏請付外施行伏興且躬身門上引中書
令詣御前承旨訖西向宣曰制可門下參知政事直身立稱宣
付三省（退少西東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俛）伏跪搢笏參知政事捧制書以
授三省班首受訖並出笏俛伏興歸位付舍人舍人搢笏跪接
訖直身立轉與閤門提點承受開拆訖却授舍人行至班心近
南面西折方訖北向立知閤門官幷捧制書舍人於左省班後
詣宣制位起居郎或起居舍人一員指摘句讀候宣讀訖却歸
本班舍人宣有制與儀贊拜百僚以下皆再拜舍人宣至咸赦
除之獄吏奏脫枷訖應喏三呼萬歲奏聖躬萬福訖以罪人過
宣制書訖門上舍人贊樞密使中書令翰林學士並賀兩拜門
上閤門官不拜知閤門官幷捧赦書舍人歸侍立位宣制舍人
捧制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立搢笏跪以制書授三省班首三
省班首接訖舍人出笏退歸侍立位禮直官引刑部尚書於三
省班首前東向搢笏三省班首以制書授刑部尚書刑部尚書
受訖各出笏刑部尚書與以制書加於笏上轉與刑房録事訖
歸本班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以下橫行北向立定典儀
贊拜百僚以下皆再拜舍人引首僚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伏
興歸位立典儀再拜百僚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
再拜知閤門官於門下面北躬承旨退稍東西向立稱有制典

儀贊拜百僚以下皆再拜起躬身知閤門官宣答訖歸侍立位
典儀贊拜百僚以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舍人
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以下分東西相向並定門上禮直官引
中書令詣御座前奏禮畢歸位內侍索扇扇合大樂正令撞黃
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簾降皇帝起還幄樂止門下
鳴鞭舍人北向躬承旨四色官應喏舍人稱奉勅放仗百僚以
下再拜退舍人宣勞將士訖翼皇帝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
德殿至殿上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
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
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自
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

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冬至日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

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華度越古昔初講郊禋之禮
宜進胙慈闈並受帝祉乞下有司草具儀註進呈從之

禮部太常寺具上儀註

郊祀獻禮畢皇帝將詣飲福位次贊者引光祿卿詣南壝門外
幕次易常服次帥執事者入詣進胙幄內以所進胙設于腰輿
匣內胙以牛脡體肩三臂二臑二次輦官擎腰輿進行光祿卿
從至端誠殿上以腰輿隨地之宜置定輦官權於殿下立光祿
卿以胙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訖先祿卿以下先退次進胙官帥
捧擎人擎腰輿入詣齋殿前以腰輿望德壽宮設定執事內侍
鋪設褥位於其後以俟皇帝還齋殿服履袍訖內侍官前導詣
褥位執事內侍啓匣蓋內侍官奏請皇帝稍前躬視訖復位執
事內侍對鎖匣訖奏請拜皇帝再拜訖掌表內侍以表授進胙

官進胙官受表訖皇帝還大次進胙官殿上權置定輦官升殿捧擎降殿進行親從官援衛至泰禋門外進胙官騎從至德壽宮門外進胙官下馬後從以入至殿下置定以表幷胙授德壽宮提舉官供進訖進胙官以下乃退自後遇郊並如上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與明堂之費如何戶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錢端禮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大有減省上以爲然乃詔除賞軍事神外並從省約其秋金虜入寇遂以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宮徂郊乘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而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歸用大安輦焉

光宗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親郊于圜壇爲值雨望祭殿行禮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

寧宗嘉泰三年祕書省言看詳福州進士張容圖繳進南郊辦駁冊內太子庶子之星以謂皇儲未慶理宜加祀幷宋星乃國朝受命之符興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係火德尤宜尊崇乞並特加祀於圜丘容圖所陳數事實關國體辭理可採乞下禮寺施行從之

五年臣僚言伏覩郊禋在即陛下祇奉神示其純誠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爲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置於下斯可以咸助聖德而潛通於眇冥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祿之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

聞也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奏黃鐘歌大呂奏
大蔟歌應鐘其爲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一也樂工瞽師蓋聲
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列于壇上簨簴上帝地祇
太祖太宗並侑之側也而宮架之樂列于午階之下則百神
之所同聽也夫樂莫尚於和平以平時羣祀言之絲竹管絃
類有斷闋未知今復何以憂擊搏拊鼓吹侑舞之工蓋數百
人寥人賤工安能蠲潔而無瀆係名之人亦與其間垢穢擾
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
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
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此祭宗廟之文也而
大雅所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
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其求乎神
之義則一也今自圜壇之上暨于廣衢之相承位序甚衆所

謂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膴鮑
魚鱐與夫兎鴈麋蚳之醢麋鹿之臡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
之所豫造也餌餈醴糗黍稷稻粱之食芹筍之菹亦不一也
則皆神廚至期之所造也竊聞豫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
揩日分至有色惡臭惡之慮而先期呈饌之時或兩展浹無
乃太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醢臡之屬覆之瓦甒無復
再察其可改換者未見倉卒而無復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
矣蓋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豫造之司吏卒習於鹵莽
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已百司狃於文具至
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爲齊之設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
委之右選趍走之人其爲醇醨既不可品嘗其不中度者甚
多也氣臭之不嚴如此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又有最
甚者名爲供官殆百餘人祭之日凡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

屬滌濯者此曹也邊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
也滌濯固已鹵莽而夜半設實於器皆其手所敷頓豈但黃
蘇乾物之類而醢醯餅餈臐熟酒齊之屬亦皆出於其手之
所置竊聞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籃縷垢穢殆不可
近而況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興饌面濯手皆所
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實乎至若
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上焉則切近於
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
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者
也此不可不嚴者二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
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為不敬之大
令圜壇一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壝埒之內外為位者八百
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

事獻官既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貼吏為之
既不閑習於禮而贊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興酌奠皆不及於
禮端門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為怠慢甚矣此不可不嚴者三
事一則治散則偷久則專暫則忽令郊禋大禮其百司所供
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
當出於一不然則禁之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逃責終
不可得而究也奉常為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況
今郊禋大禮實又奉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工
奉常固自有籍矣其有請者若干人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
無請寄名者足之今名為色長者當攷見絲竹管絃有無斷
闕速行修補仍必拘集羣工洗沐潔濯存其衣裝之可者其
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潔濯之令而莫之

遵奉也若其供官贊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樂工之比乞從
御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
若干人除其間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責其
自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祗備庫將先來檢計退下
漫漶舊弊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褲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
領色長至期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
可以執事於邊豆籩簋登鉶罇俎之間而親近於崇嚴清肅
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
近慈雲等處關報居民灑掃為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
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興各饋面濯手整束衣服以趍祭所仍
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為置一盥帨俾供官禮生等人必先
盥帨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分獻官差劄內就令
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一一如法所是

神厨雖已差官監造亦必　奉常幾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
酒庫專差文官監造而豫　造之厨從所司亟撥人員徑過奉
常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今　奉常之官朝廷分遣專一周旋檢
察如升歌宮架之工豫造　近造之厨府屬所造之齊供官贊
引之役察之必周今之　嚴皆歸於奉常而不至於散漫苟
且而無及於事也彼分獻　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
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禋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
之犒賚不與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
圜壇一處耳若夫先二日之朝獻先一日之朝享其聲音氣
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
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臣觀士庶之家或
延緇黃設禱祠主人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厨
者屏氣不息守護者呵禁其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

臨在下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眾臨之以五使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舊弊不能凜然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威靈從之

太祖在位十七年南郊四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開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九年四月三日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南郊五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至道二年正月十日

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淳化四年正月二日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五

咸平二年十一月七日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

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東郊一

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十六日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南郊九

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景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寶元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慶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皇祐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一
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神宗在位十八年南郊四
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

哲宗在位十五年南郊二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八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觀四年十一月三日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
六年十一月十日
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南郊七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八日
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南郊六
乾道元年正月一日
三年十一月一日
六年十一月六日
九年十一月九日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光宗在位五年南郊一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寧宗在位三十年南郊三
慶元三年十一月五日
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嘉定五年十一月二十日